目　　录

辛亥江门新会光复的回忆
……叶少林口述　朱励予、黄鼎三整理（1）
辛亥革命杂记录……谢公惠（6）
大革命时期江门人民的斗争……朱勉躬　许梓堂（14）
大革命时期各乡农民运动的回忆
……区　毛口述　黄鼎三、朱励予整理（57）
回忆一九二八年江会几个革命同志
……何　潮　口述　秦杨整理（71）
回忆船艇工会……陈十五等口述　许只整理（77）
卅年前事话商团……黄鼎三　朱励予（87）
江会失陷前的见闻……朱励予　黄鼎三（97）
江门沦陷见闻录……区寿康（103）
江门教育事业的回顾……林孝则（119）
江门造纸厂的五十二年……许　只（129）
江门的公路建设及其交通概况……黄鼎三（159）
五十年来江门商场见闻……区寿康（173）
江门商民协会概况……区寿康（180）
反动派统治下的旧江门……冯逸云（183）
江门史略……朱勉躬　许　只（196）
江门市的自然环境概况……谢公惠（206）
红巾军在江门……朱勉躬（21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辛亥江门新会光复的回忆

亚少林口述　朱励予　黄鼎三整理

孙中山倡导革命，江（江门）会（新会）人追随者众，较显著的如外海陈少白，篁边邓泽如，丹灶朱赤霓，黄心持，七堡李杞堂，仙洞杨西宏等。邑人侨居南洋北美参加同盟会者更多。当时邑里学堂员生喜谈革命，成为一时风尚。商人备受捐税压迫，时表不满，亦窃窃私议，潜伏乡间的会党（三合会），由于受了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纷纷抬头，尤以新会三区杜阮、井根一带更形活跃。

当同盟会在庇能会议上决定在广东大举起义时，黄明堂奉派来江会活动。黄于一九一〇年冬偕黄梓（杜阮人）由香港前来经过了解情况，踏勘形势之后，决定以杜阮井根为根据地，积极开展工作。我由黄梓介绍，认识黄明堂。他以我在日本时参加同盟会，为革命筹款出了些力，又与廖仲凯、邓泽如有联系，引为同志，因而得参与其事。以后黄明堂因革命工作需要离开新会，委托黄梓全权负责，黄梓除积极扩大三合会组织作为基本外，加紧联络绿林、团勇以加强实力工作进行，极为顺利。从以下事实足以说明。如各族祠堂表面都贴上禁条，内容大致是："如有不肖子弟参加三合会，永远革出本村（本族），不准还乡（归家），并解送官厅严办。"尽管如此，但入会的人还每日有所增；会党常在夜间"开台"（即同盟），发展组织，我就是这期参加会党的一

个。乡里从来没有因参加会党被革族的。父老们这样做，无非是对付清朝官吏扣留卸责地步而已。又如新会县捕快黄寅（杜阮人）常来杜阮井根间，窥探动静，会党首领李兰、叶同登等先发制人，在井根墟用短剑把黄寅刺死，此案自然拿不到凶手，仅由井根乡具资殓葬并缴红二百元呈请地方官请缉凶究办。而以不了了之。这时三合会已成公开的秘密组织，会众人数由三、四十个人扩展到四、五千人。

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这里队伍虽然未能及时响应，但江会群众并没有因广州起义失败和张鸣岐血腥镇压而被吓倒，相反于同年五月间，在革命党人策动下进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抗捐运动：首先捣毁新会南门直街酒捐局和朱紫街屠捐局，继而焚毁承办税捐的豪绅梁国六住宅的前门。江门方面则拆毁酒捐、屠捐、防务公司办事、并将捐商兼赌商豪绅李镜泉老内家私杂物尽行捣毁，声势汹涌，地方官吏莫可奈何。豪绅捐商纷纷逃避港澳，这是对地方政权一个极大打击。事后，张鸣岐派吴荣高率队来县镇压，捕杀汉人吴成、梁日东等五人。这样更加激起人民的愤怒，潜伏各乡的革命势力，随时都准备伺机而起。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广东革命党人分头组织民军，准备武装夺取广东，黄明堂就在这期间赶来江会，大约十月中旬到达杜阮，随即召集会党首领黄梓、谭义、吴冕、叶少林以及井根的李兰、叶同登、石咀林亚田、白沙何六仔、紫冕叶纪南等，在公坑天成寺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顺军”以会党为基本队伍。并招天河、江尾等一带的绿林、团勇前来杜阮集中，先图占据江门，继而夺取县城。等待党人朱执信命令然后会攻广州。委黄梓为顺军第一标统、谭义为第二标统、吴冕为第三标统。黄梓的第一标统首

先成立，共约数六、七百人。分三营，营下为队为列为伍。黄文宽任第一营长、黄渠任第二营长、黄耀任第三营长，另有先锋队（即敢死队）黄荫庭任队长。队兵多是农民，没有服装配备，每人只发短帽一顶、白布臂章一个、写上队伍的番号，这就算是当时革命队伍的识别了。武器只得长枪百余，短枪二、三十支，大部份是从地方自卫公枪征集而来，间有队员自备的，单响毛瑟居多，其余也有烂壮蛇、大口耙、猪仔脚、大头六火，多式多样。我自用那支从日本带回的六响猎枪算是最新式的一支。在未开拔来江门之前，所有队伍的经费皆自筹自给，伙食费用概由各乡负责。

广东独立（十一月八日）的消息到达杜阮后，士气更旺，无一不踊跃争先，以克日光复江会为快，经几日的布置，于十一月十六日由黄明堂亲自率领，高举着“青天白日”和“广东明字顺军”的大旗浩浩荡荡地由杜阮直趋江门，时间正是下午四时左右，老百姓沿途围观，到处是一片欢呼声、鼓掌声；店户人家，不断燃烧炮竹直至下午六、七时，万民欢悦实为空前未有。黄明堂称顺军大都督（统制），黄梓称顺军第一标统（统领）。统制部和第一标部同设在黄家祠（即今紫茶小学），其余谭义部队驻狗山、吴冕部队驻昭忠祠。同时还有舒炳荣统带反正的缉私舰二十余艘集中江门海面，设指挥部于猪头山，革命势力益形壮大。

民军进驻江门后，主要工作，首先布告安民，所有文告，用黄帝纪元，称四千六百零九年；并派出人员，分头演讲，内容不外是宣布革命宗旨，申明军民纪律，晓谕民众安居乐业，其次为接收机关、清官吏（如江干总巡警局长）。早三日前已逃跑一空，只留下一些下级人员办理交代，所接收的只是部份旧档案和废烂枪支而已。接收过来的元役弁

丁，或愿受改编或愿回乡另谋生业，各从其志。再次则召集东北局、东南局、江门商会的局绅、会董会议，共商筹饷事宜。议决成立明字顺军筹饷处，推出黄淮东、赵输农等为筹饷员，在饷项未集之前，临时垫借各方面的款项，一俟接收衙署机关完毕，准予于先从收入税款钱粮项下拨还，同时议决聘请港商统荔村澳商李镜泉等为港澳筹款专员。当地仕绅参加革命者不少，在统制部和标部效力的，有举人何子岑任秘书，秀才黄雨岩主办文书，秀才黄昆仑参与筹饷，港商余斌臣任军需长。翌日，东北、东南的局绅、商会商董、大庙值事，代表全埠人民，备具猪、牛、酒菜，连同临时垫借现款，到黄家祠劳军，埠内秩序不仅异常安静，而且人人喜形于色，欢欣鼓舞！内心上大有“满虏已除，山河已复”，从此过着平等、自由、幸福生活之慨。江门就在欢庆革命胜利中宣告光复。

会城方面，在这时候，由学界发起联合绅商会议于马山陈文裕祠，决议响应当方独立并欢迎黄明堂民军入城。议既定派出代表谭棣卿、黄跃门、施树森等劝告县知事朱绂宏反正、朱当场答允，仕绅们以朱绂宏颇明大义，仍举为县长，会议之翌日，朱绂宏一面释放囚犯；一面派员来江门欢迎黄明堂率军入城，并表示坚辞县长。参将赵月俊早已逃匿，其部下介兵，多为邓汉荣、陈西屏收编。三天后，黄明堂率所部民军六、七百人从江门开入会城，民众热烈欢迎，万人空巷，沿途燃烧炮竹，欢欣情况如同江门一样。黄明堂入城后，驻学宫，委第一标统黄萍汉摄新会县事，驻县署。收编邓汉荣所部为第四标，驻参将署。清把总陈西屏，至时亦已反正，驻大云山。部署既定，由邓汉荣保护朱绂宏离开新会，迨广东全省底定，成立都督府，由胡汉民委李孟哲为新会县长，调黄梓任新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全县禁烟禁赌专员。

此外，汇会光复初期，有二三事至今记忆尤新，并述及之：

（1）剪辫——光复初，人们认为剪辫是一件大事，除出示布告："男性一律剪辫，女性不准缠足穿耳"外还派出人员，拿着剪刀，守着路口，劝谕过往行人剪去二百多年的耻辱尾巴。各乡富绅祖尝，闻悉备办酒食，举行"剪辫宴"，凡该祖子孙，不论年龄都得参加，只以剪了辫为条件，否则，即父老绅耆也难拒绝。

（2）授功——时人意识，以为推倒满清，革命便已成功，凡参加辛亥革命，不论文的武的或出资助饷的，其出力较多者均视为有功，由当地军民首长报请广东稽勋局，查明属实，授与功牌。其形为长方约二寸许，铜质制成，刻有字样，（分若干级，刻什么字，记不清楚）持有功牌回乡者，得领"双胙"，如同清朝时代有功名者一样。

（3）争雄——新会民军，以黄梓、邓汉荣两部为大，互争雄长，邑中绅士有拥黄的、有拥邓的、明争暗斗，形成两小集团。其部属互相诋骂、吵架，时有所闻，适值黄明堂、黄梓同去肇庆与朱执信会商，拥邓派中人赵德培在县署照壁下被杀致死，遂兴大讼，停棺十天待验，这是光复初期最不光彩的一事。

辛亥革命杂忆录

谢公惠

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一九〇八——一九一〇），新会江门人民的反清情绪，已相当激化了。学堂里的师生们，最初期多喜谈太平天国革命故事，对洪秀全、冯云山，尤其是忠王李秀成、翼王石达开诸人的事迹，辄津津乐道。思想感情上，都深致景仰有关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如檄文，文告之类。当时的士子们几于耳熟能详。特别是对起义诸英雄的诗文联语，每于课余之暇，或茶前酒后，唱咏不绝于口。有购得"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录"等小册子的，每互相传抄，作为谈资，几成公开的秘密，据邑人施雨崖老师说：当时村里有一位老农，因欠豪绅五钱银子的鱼塘地租，给捉将官里去，除榜示封塘外，还打了五十大板。负创痛之后，对徐庄人说："红头有日再来，我誓要入伙去，杀绝这班瘟官恶绅，才泄我心头之恨，"新会人民对满清统治的痛恨足见一斑。

继而在人民群众中，又高谈革命烈士们的事迹来，成为一时风气，徐锡麟的行刺恩铭，史坚如的谋杀德寿、吴越，熊成基的谋刺载泽；广州方面温生财的枪毙孚琦，陈敬岳的奋炸李准，与及秋瑾女士的鼓吹革命等。关于这些人物英勇牺牲的遗闻轶事，谈起来都震动颜色。而对于萍乡矿冶工人为响应同盟会策动的革命军在浏阳起事而被惨杀多人这件

事，尤为不胜愤慨。至于痛骂满清的专制淫暴，政治腐败，割地求和，丧权辱国，更为当时士子们谈论的中心，而且毫无畏忌地在纵谈着，振臂指斥着大有“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曾惜羽毛”（忠王李秀成诗句）的气慨。据邑中耆老们说，当时青年之士三五成群，站在街头上演讲革命的，痛骂清廷的，已是司空见惯。地方的狗官们初时还没有怎样的干涉；捉拿“黑面党”（革命党），还是后一些时期的事云。不过在江门那时一般人的意识，主要的是“驱除鞑虏”，“还我河山”的传统思想，只是一种朦胧的民族意识而已，没有其他什么政治主张，更未有什么准备武装起义的秘密组织。

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欧洲返日本，把他所领导的兴中会与各革命党派实行联盟，改组为革命同盟会。当时新会籍的美国，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华侨，参加了同盟会在海外宣传革命和捐资助饷的，大不乏人。尤以古井、崖西各乡的为多。外海的陈少白，即为同盟会的上层人物之一，而茶坑人梁启超，那时是一个保皇党的领袖，恰与陈少白成为政治上的对立人物。新会三合会员已不少，以吴成、梁日东为最著名。

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一年这六年当中，同盟会曾经组织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其中最激烈的，便是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也即是黄花冈之役。这一次差不多把同盟会的骨干，都集合起来做一次冒险的决斗。新会外海的同盟会员陈少白，就参与过这一役的暴动，当时党人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真是惊天动地泣鬼神。新会法界老前辈莫凤苏君，当时寓居省城仙湖街，他就黄花冈一役前后数天所亲见亲闻的真人真事，以蝇头小

楷写了一篇“同胞好酒（走）记”洋洋万余言，记得相当详实生动。并附小诗十多首，都是泳时感事之作。可作为黄花岗战役的革命诗史，笔者也曾读过、事隔四、五十年了，今已多所遗忘。只记得他泳红花冈的红花诗中，有“血洒红花特地红”之句。又泳黄花句云：“根植骷髅祭血蕊，渊明无比好花枝”，都为传诵。莫君殁后，此卷散失了，很可惜！

黄花岗一役之后，只就新会江门来说，赞成革命的更加广泛。当时知识分子阶层中，公开地阅读。“黄帝魂”，“中国魂”和“革命军”等书的，已成普遍现象。而且已有革命党人在城市里秘密组织地下机关，暗中贴“白帖”和反清檄文的印刷文件了。所以在武汉起义的前夕，江会革命党人，便策动三合会成员在会城进行抗清运动。首先捣拆了南门直街的酒捐局、朱紫街（亦名猪仔街）的屠捐局、以次拆毁各项承捐机关。凡有“虎头牌”标志的，加重人民负担，损害人民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憎恨的，都在拆毁之列。同时，焚毁当地恶绅梁国士（花名梁老虎）宜民桥的住宅。声势汹涌，民愤高涨，地方官也没奈何！邑人都引为大快。梁老虎及其眷属，早从后门鼠窜，逃往江门去。当时恶绅，捐棍及其他劣绅等，纷纷逃亡港澳。这是党人对地方政权一个正面的打击！也可说是新会人颠覆满清王朝的先声。粤督张鸣岐得报，即派亲信走狗，以屠杀革命党人著名的吴宗禹。统领大队人马到县镇压，捕杀了三合会员吴成、梁日东等五人，邑人比诸明末打杀狗官五义士。此外，还捉去了不少的无辜平民，严刑拷讯，坐牢勒赎，无所不用其极，邑人对恶魔吴宗禹痛恨入骨，这就更加强了新会人对满清政权的仇恨。经过这一番的残酷镇压，狗官们以为乱事已平，人民从此慑服，再不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动弹了。其实革命党人潜伏在黄冲、三村、天马和江门近郊各乡，（尤以杜阮、外海、麻园各地为多）正在伺机起事。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即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湖北省的武汉堂堂正正地举着革命的大旗，在武昌城首先起义了。而且得到了成功。这个成功，是革命形势高涨的结果。同时，它也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前进。果然，不一月间，中国本部十多省相继反正。十一月九日（夏历九月十八日）广东党人也在广州起义，粤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见大势已去，便乌烟似的溜跑了。党人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宣告独立。新会闻风，也立即响应，进行反正活动。

先是党人黄明堂，自镇南关起义失败后，转移至新会杜阮乡组织民军，图谋再举。黄明堂原是钦州人，对江会四邑地方情形不很熟悉。他在香港同盟会支部时，有人介绍杜阮乡人黄梓入会。黄明堂便偕同黄梓乔装返杜阮，勘察江会形势，认为杜阮是一个好好的四邑的革命根据地，就决定在杜阮、井根开展革命活动，全权委托黄梓负责进行。

黄梓奉委后，积极地在杜阮、井根及其他各地秘密发展革命队伍。第一、扩大三合会组织，作为革命基本助力，推井根人三合会首领李兰主其事；第二、结纳绿林豪客和联络地方团勇，加强革命实力，要绿林中人李金泉、叶同登等负责联络；第三、团结各界人士担任宣传、并资赞助，一切事务，都在顺利进行中，饷款也有着落了，只是等待时机吧。

广州宣布独立的消息，传到江会了，当地的满清官吏虽然没有溜跑，但都已准备“棚尾拉箱”，随时下场。说也奇怪，当时的社会秩序全没有什么骚动状态，人民群众中，只流露着欣欣然的喜色，认为推翻满清专制的想望，终于实现了，从此可过着平等、自由、吃平米，享太平福的日子了。

人人都镇静地在盼着革命党人和民军队伍的早日降临。大约是经历九月下旬吧。第一个标的黄梓部队，由井根、由江尾、由附近各乡来到杜阮集中，编为四个营；另有一个炸弹队，亦名"敢死队"合约千人左右。统由黄明堂亲自率领，高举着"广东明字顺军第一标"的大旗，浩浩荡荡地由杜阮直趋江门。江门的欢迎代表们早已在佛子坳鹄候欢迎，导至江门埠内。老百姓沿途围观如堵，欢呼声和炮竹声不绝于耳。埠内人家店户，也悬挂红旗，燃放炮竹，有万民腾欢，举国国庆景象。革命军总部和标司令部，暂设黄家祠内，即现在的紫茶路小学地址。其余队伍分驻在埠内外祠堂庙宇及公共局所。其时还有谭义、吴勉两个标如舒炳荣统带反正的缉私舰二十余艘，都已集中江门，统归革命总部指挥。江门商埠，就此兵不血刃地宣告光复了。

各路民军汇集江门后，广东明字顺军总司令部和所属各标司令部，海军统领部等，都出了安民布告，并派出宣讲人员分头演讲，晓谕老百姓安居乐业，并讲述革命宗旨，申明军民纪律。同时派员分赴各处原有机关，进行接收。其时江门的满清官吏如巡警局长、江门千总等早已逃跑了，只留下一些中小级人员办理交代。所接收的，只是部分的旧档案和多少劣烂枪械而已。接收过来的员役弁丁，或愿受改编归队，或愿回乡另谋生业的，各从其志。当时地方秩序，算是相当安静。

会城方面，在这个时候，县民已知时机到了，由学界发起联合呼吁，会议于马山陈文公祠，决议响应省城独立，欢迎黄明堂民军入城。即派代表谭栋卿、黄耀门、施树森等到县署劝告县知朱纫宏反正。朱氏颇识大势，当场答允，并表示愿意派员到江门欢迎黄明堂入城，主持政务。县民以朱纫宏到

任甫一月，对地方并没有什么恶感，仍举继任县长。时参将赵月修已逃匿无踪，天马乡陈西屏，原为满清一个把总，平日颇为乡众信服。他自动反正，率所属弁丁入城，便缴满兵枪械。翌日，黄明堂和黄梓率领部分民军来城，县民踊跃欢迎。几千万人恭迎。扯红旗，烧炮竹，欢欣鼓舞情状，也同江门一样。邑人老教育界李泼愚拟一门联，贴在他的寓居门首，作为对革命表示态度："欢迎新政治，重见汉威仪"。但也有一些人以为"红头再来，洪家做了新皇帝"。而无知妇妪，却叫"革命党"为"黑面党"，这是半音之转，以讹传讹，原没有什么恶意的。所见入城民军，约二三百人。其中不少的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但精神还相当好。枪枝还是多式多样的，如烂肚蛇、猪仔脚、六心趴、大坎连、与及小铁枪，火绳长管鸟枪之类。较漂亮的，还算马哨毛瑟，其余多是生锈废品。黄明堂率领，进驻学宫。黄梓称二标四营营长，所辖部队，分驻城内县前街，府前街和城外金刚地一带。悬青天白日旗，用黄帝纪元，称四千六百零九年。这时候邑民自动纷纷剪去辫子，打破了圣人所说："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观念。那些前清科名的老头子，毅然剪去辫子的也不少。并将满清服装的马蹄袖的袍挂，改成汉家常服，表示不甘做虏虐奴才。有人作打油诗云："豚尾拖尽几十秋，并刀一剪满前羞；牛蹄靴与马蹄袖，付与梨园饰沐猴。"这也就说明了邑人仇恨满清，人心思汉的心理，是一种浓厚的民族意识的表现。其时有邓汉荣者，原是轮船上的大伙，因曾在街头演说革命，被逮监禁，民军入城时放出。他出狱后住在参府衙门，自称朱府，与黄梓争雄。那时邑中绅士分两派，有拥黄梓的，有拥邓汉荣的。明争暗斗，形成了两个军政小集团的对立。有三

江人赵六也，据说原是一个无赖，常常在街头大声疾呼，要人们拥护邓汉荣，被人在县署照壁下枪杀，遂兴大狱，绅士何勉（清光绪科举人）因受牵涉，（传说他是案里的重要嫌疑人物）逃亡数年，不敢返新会。个中底蕴，只有案内人才知道罢。

又有一位龙启瑞者，不知何许人也，也自称统领，声称拥有三营人马，委出营长多人。其实空无所有，也没有上级委令。不久，省城也恢复秩序，派令李孟哲到县为新会县长，是为反正后新会的第一任正式县长。这时，那些无兵司令们，什么统领，营长，什么参谋，副官，都去得无影无踪了。

李孟哲到任后，颇注意民情风俗，地方秩序，也逐步上了轨道。男女社交公开，主张自由恋爱，提倡改良婚姻，与及破除神权迷信，人人讲自由平等。妇女界中的知识分子，尤积极提倡女权争取参政，成了一时风尚。士子们的演讲或写文章，例有（“黄帝子孙神明华胄”）或“驱逐鞑虏，还我神州”，或睡狮一醒，雄吼全球之类的词句，成了反正初期的“八股文章”。总之，当时的社会面貌，自有一番新的景象。

这里，还有一事须要补述的，当广东宣告独立，革命党人举出胡汉民为都督的时候，报界老前辈的新会人林骏（字灿予），在他主编的广州民权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了这个都督的产生，是不合法的，必要通过民意机关的选举，才是正当手续。他主张把省咨议局迅速改组为省议会，议员由人民团体分地区，按名额选出，也要以民意为依据，对都督人选，应由省议会加以照认。才符合民国的宪章精神云云。（实则那时还未有制定宪章）文章发表后，颇震动了时人耳

目。林君並著有“宪法诗议”一书，都十余万言，付印发行。此书是民国最初期新会人的第一部著作，可作为地方文献之一。今林君已数十多年了，不知此书还有存在否？

新会选出第一任国会议员黄绍九、谭瑞森等，都是为袁世凯收买的议员，当时新会人叫他们为“猪仔议员”，他们是拥护袁氏，助成洪宪帝制的狗腿人物。可见资产阶级革命，实在不可靠的。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来说，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而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以它还是失败的。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领导这些革命的，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它不能也不敢把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充分发动起来。由于革命党人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它的本身，又没有足够的革命力量，这就是不可能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些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终于走上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屈服妥协的道路。革命果实被大地主、大资本家篡夺了去，造成袁氏帝制的复辟，军阀的大混战，一切政治的大混乱，给我国革命前进上以莫大的阻力。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应要有此认识。

大革命时期江门人民的斗争

——根据本会召开有关大革命史料座谈会纪录整理

朱勉躬　许梓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跟着中国共产党诞生，江门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那漫漫长夜中，看到灿烂的阳光，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一九二四年，党同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并帮助国民党的改组，从此，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地发展起来。

在全国革命新形势中，党于一九二四年秋，在江门建立了地方组织——中共江门支部。于是江会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掀起一个轰轰烈烈反帝反封建运动，在这运动中，江门人民干下一没英勇的光辉的历史。

（一）江门工会的成长

一九二二年以前，江门还没有现代的工会。有的只是行帮性质或俱乐部性质的什么“堂”，什么“馆”。那时的“堂”“馆”组织是散漫的，劳方资方都可参加的；特别是“堂”“馆”当权的理事，总是落在“老行尊”手里。所谓老行尊，不是老奸巨滑的资本家，便是无恶不作的封建把头。这班家伙从来不是为着工人利益打算，而只向工人群众

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因此早已引起工人群众的极大不满。所以，这时候有些堂馆早已解体（如茶居行是），其仍旧存在的亦徒供把头利用，居间剥削（如葵业行是）。

江门最先出现的工会，要算茶居工会。一九二一年八月间，陈康（香港茶居工会的主席，外海人）从香港返到江门，大谈工会情况，怎样怎样组织，如何如何好处，工人们听闻大感兴趣。遂倡议在江门组织茶居工会，很快地得到广大工人的赞同和拥护。经过串连发动，按户征求几个月的筹备，终于一九二二年初，在江门成立了“四邑茶居并行工会”会址在江门惠济桥，选出罗源、陈康、潘寿康等为委员。（翌年，吕棠也被当选为委员）。这是江门第一个出现工人自己的组织。同时后一些，会城方面出现“新会葵业工会”，它是从原来行邦性质基础上，推翻封建把头修改章程，从新选举执监委，这样改组而建立起来的。接着有轮渡船工会、五邑船艇工会、酒楼茶室工会、广东省海业工会江门分会、中华海员工会江门分会、宁阳铁路工会等。

工会建立初期，不是没有阻力的，资本家知道工人觉悟起来就不容许过分剥削，工人联合起来就有力量向他们反抗，于是想尽方法，加以阻挠。最普遍使用的方法，借口店规，限制工人出外活动；最毒辣的是以“不入工会为就业的条件”。所以到一九二三年底，成立了工会，仅有六、七个行业而已。

茶居工会成立较早，与该行工人生活困苦是有密切关系的。茶居工人的工作时间较长，天未光起来制包点，即没有夜市也要做到下午四五时，工资亦较低。制饼师傅每月不过八、九元，楼面只得三、四元，按之当时生活情况是十分不好过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工人要活下去，对改善

生活，提出两项要求（一）普加工资三分之一；（二）下栏分配照省（广州）港（香港）规例办理。工会派出执行委员吕棠为代表，向资方直接谈判，资本家看不起工人，视为可欺，断然拒绝。在资本家无理拒绝情况之下，只有行使唯一权利——罢工。当时实际上，工会仅存三、四十元，支持不了一天伙食。但工人并不向困难低头，反因此更加坚决，一致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布罢工。后得船艇工会，油业工会和香港同业的支援，尽将助款千余元购买粮食，以示坚持到底的决心。资本家看到这样形势，长此支持下去，损失更大，为自己利害打算，不得不暂时让步，福兴、富香、云来三间首先承认条件，次日全市复业。这次斗争胜利不仅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更重要的使人们看清楚没有工会不可能战胜资本家，没可能取得今次的战果，因而认识团结就是力量组织好处多。这对工会今后的发展起很大鼓舞和推动作用。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长刘尔崧（共产党员）经常来江门指导工作，与工会中积极分子密切联系，经过一段时间，吸收了工人和积极分子队伍中，如吕棠、李冠南、陈日光、李绍勤、苏钧松、黄衮华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建立了“中共江会支部”。江会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迅速成长起来。未成立工会的工人，先后组织了工会；已成立而未健全的亦先后完成了整顿工作，到一九二四年底，共计成立了二十多个基层工会，加入工会的工人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人数六千多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